

老舍在齐鲁大学新考

张桂兴

30 年代,老舍曾经先后两次应聘在济南齐鲁大学任教。第一次,是在 1930 年 7 月至 1934 年 6 月,整整四年的时间;第二次,是在 1937 年 8 月 13 日至 11 月 15 日,仅三个多月。也许是由于历史久远和济南沦陷的原因吧,老舍在齐鲁大学这个时期的有关资料过去发现的很少。尽管近几年来有不少新的发现,但仍然存在着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20 多年来,笔者一直致力于老舍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在编撰《老舍年谱》的过程中,曾经大量翻阅报纸杂志,并作过长时间的调查访问,先后陆续发现了一大批鲜为人知的资料。下面就老舍在齐鲁大学期间的若干新材料作一评介。

一、主持和编辑《齐大月刊》

1930 年 7 月,老舍应聘来到齐鲁大学之后,除担任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兼文学院教授,负责讲授《文学概论》《文学批评》《文艺思潮》《小说及作法》《世界文艺名著》等课程外,另一项重要工作便是主持和编辑《齐大月刊》。

当时,齐鲁大学文学院、理学院和医学院决定合办一个综合性刊物,除刊登学术论文外,也刊登一些文艺创作、校内动态、校际往来等内容——这就是后来所出版的《齐大月刊》。

暑假开学之后,出版《齐大月刊》的筹备工作正式开始。首先成立了由文、理、医三学院组成的编辑部,每院派两名教师和两名学生参加,共计 12 位编辑委员,他们是:周干庭、尤家骏、张惠泉、陈文彬、谢疑远、舒舍予、郭传经、许世钜、王墨园、王介忱、陈兰芳、李克斌。老舍被选派为编辑部主任,具体主持该刊的编辑和出版工作。《齐大月刊》创刊号在当年 10 月 10 日正式出版。该刊大 32 开本,90 余页。封面上“齐大月刊”四个字,是由齐鲁大学的许炳离老师邀请当时担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的何思源先生题写的。老舍为创刊号撰写了《编辑部的一两句》和《发刊词》,阐明了该刊的创办背景和内容及办刊宗旨。

在实际编辑中,《齐大月刊》始终遵循着有关的办刊原则。它从 1930 年 10 月 10 日创刊,至 1932 年 6 月休刊,共出版两卷,每卷 8 期。假如将老舍所主持和编辑的《齐大月刊》与齐鲁大学过去所出版的《齐大半月刊》以及后来所出版的《齐大季刊》等刊物相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它的突出特点是增加了外国文艺理论与文艺作品的翻译和介绍,也大大增加了新文艺作品所占的份量。尽管《私立齐鲁大学印行月刊简章》中明确规定“文艺作品不得过月刊页数四分之一”,但老舍在不违背简章原则的前提下,尽量扩大新文艺作品所占的比重,这无疑是在给当时死气沉沉的齐鲁大学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老舍在主持和编辑《齐大月刊》期间,除刊登本校教学和科研的一些学术成果外,他本人也在该刊上登载过一系列作品。据当时参加过《齐大月刊》编辑部工作的张惠泉先生回忆,那时刊物一出版,许多人都争着翻一翻,看看老舍又上面发表作品了没有?

据查,《齐大月刊》是老舍 1930 年 10 月至 1932 年 4 月间发表作品的主要阵地。在此期间,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发表在《齐大月刊》上。老舍在《齐大月刊》上发表的作品,主要是小说、诗歌、散文、论文以及译文等。其中,短篇小说两篇,一篇是《五九》(署笔名洪来)。据作者自述:“《五九》最早,是为给《齐大月刊》凑字数的。”¹⁰它通过讲述一个给外国人作仆人的中国男子,狗仗人势欺负中国人而谄媚洋人的举动,反映出作家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对祖国前途和命运的关心。另一篇《讨论》¹¹,则进一步勾画出国民党官僚那种表面上道貌岸然、侈谈爱国,但骨子里却时刻准备卖国投降的本质。

老舍在《齐大月刊》上发表的诗共四首。其中,新诗《日本兵撤了》¹²,描写了日本军队仅仅撤退了几里地,竟然使某些中国人欢喜若狂的情景:

“女的换上了新裤新袄,男的脱了蹩脚的军装”,墙上抹去了抗日的标语,操场上停止了习练刀枪;甚至连日本货物也全摆上了市场——把一切和平幻想寄托在“国联”和美国身上。这对当时某些中国人所抱有的和平幻想是多么绝妙的讽刺!在新诗《国葬》中¹³,老舍歌颂了一个无名百姓,“生在中华,为中华而亡”的中国“爱国的男儿”的形象,并要为他举行“国葬”。此外,还有《音乐的生活》¹⁴、《微笑》¹⁵。这些作品,反映了老舍当时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对研究老舍的思想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老舍在《齐大月刊》上所发表的长篇散文是《一些印象》,分七次在该刊连载。¹⁶作者以清新活泼的文笔,漫谈随笔的形式,幽默而细腻地描写了来到济南后所获得的一系列印象。马车的破旧,道路的难行,大葱的喜人,秋天和冬天的可爱,以及齐鲁大学校园的美丽等等,在老舍的笔下都一一作了形象的描绘。其中《济南的冬天》的某些章节完全可以和中国现代散文名篇相媲美。正因为如此,该章节才被选入了中学语文课本,并在广大读者中广为传诵。

老舍在《齐大月刊》上发表的论文有三篇。在《论创作》中¹⁷,老舍反复强调要正确处理好思想和艺术之间的辩证关系,其中说:“假如我们只有好思想,而不千锤百炼的写出来,那便是报告,而不是文艺。”伟大的创作,由感动渐次的宣传了主义。粗劣的宣传,由标语而毁坏了主义。“创作,不要浮浅,不要投机,不计利害。活的文学,以生命为根,真实作干,开着爱美之花”。在《论文学的形式》中¹⁸,老舍对文学内容与形式诸因素的论述,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也无法抹煞它的参考价值。他说:“我们到底怎样看文学的形式呢?我们顶好这样办:把个人所具有的那点风格,和普遍的形式,分开来说。前者可以叫作文调,后者可以叫作形式。”文调是人格的表现,无论在什么文形之下,这点人格是与文章分不开的。所以简单的答复什么是文调,也可以应用一句成语:‘人是文调!’老舍在这里所说的“文调”,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风格”,这说明老舍早在3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阐述“风格即人”的文艺观点了。在《小说里的景物》中¹⁹,老舍特别重视背景在小说中所占的极其重要的地位。他说:“背景的范围也很广:社会、家庭、村市、时间……都可以算在里边。社会、家庭

等等都可放在一个题目之下,形成个地方的色彩。有这个色彩才足以使故事有血有肉,才足以使时代与社会有显明的表现,才足以使故事成为写实的。”这些论文,集中地体现了老舍在30年代初期的文艺观,对于研究老舍当时的思想状况和创作倾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时期也是老舍译作的爆发期。老舍一生总共有16篇(部)译作,其中有12篇(部)发表在《齐大月刊》及《齐大季刊》上。在这些译作中,有两部首先应值得我们重视。一部是长篇译作《但丁》。²⁰因为老舍特别喜欢但丁,他在齐鲁大学开设《世界文艺名著》课时曾经详细地选讲过但丁的作品。后来,他曾经这样回忆说:“使我受益最大的是但丁的《神曲》。我把我能找到的几种英译本,韵文的与散文的,都读了一过儿,并且搜集了许多但丁的论著。有一个不短的时期,我成了但丁迷,读了《神曲》我明白了何谓伟大的文艺。”²¹另一部是连载了前四章的长篇译作《文艺批评》。²²作者在发表第一章时,曾在《译者附记》中说:“上文系译自Elizabeth Nitchie(译为伊丽莎白·尼奇)的《文学批评》。这是第一章,希望全书继续译出。此书没有别的好处,只是清楚浅近,适用作教本。”

当然,老舍在主持和编辑《齐大月刊》期间的所作所为,也遭到了所谓“国学派”的强烈反对,老舍本人也因此而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排挤和打击。²³在《齐大月刊》出满两卷(每卷8期)之后,新成立的《齐大季刊》编辑委员会代替了原来由老舍主持的《齐大月刊》编辑部。新编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谢疑远博士、陈文彬主任、栾调甫先生、侯宝璋大夫、郝丙衡主任、舒舍予先生。²⁴当初参加《齐大月刊》编辑部的文、理、医三院教师和学生,统统被清除了出去,老舍的编辑部主任也被剥夺了。自从《齐大月刊》改为《齐大季刊》之后,老舍除了连载译作《文艺批评》的三章外,其他连一篇文章也没有在该刊发表,这就足以看出老舍对《齐大季刊》的态度来。《齐大月刊》在改版为《齐大季刊》之后,终于从一个综合性的学术刊物变为纯学术刊物,刊物的内容也由国学、外国文学和新文学并存,变成几乎是纯国学了;刊物的形式也由原来的新颖活泼变为死气沉沉。这正是国学与新文学在齐鲁大学激烈斗争的结果。

总起来看,老舍在主持和编辑《齐大月刊》期

间,在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方面,在宣传新文学方面,都作出过一定的贡献。这在当时国民党新军阀复榘统治下的济南和外国教会把持下的齐鲁大学,显得尤为可贵。

二、老舍在齐鲁大学的作品

老舍首次在齐鲁大学任教的四年期间,除授课和编辑《齐大月刊》外,还写下了一系列的作品。据笔者在编撰《老舍年谱》中所作的初步统计,老舍在这段时间里总共写过150多篇(部)著译作品。这些作品分别发表在当时国内有较大影响的《齐大月刊》《华年》《现代》《论语》《宇宙风》《文艺月刊》《东方杂志》《文学》《益世报》(天津)、《申报》(上海)等报纸杂志上,其中有一部分后来结集出版。

老舍来到齐鲁大学所创作的第一部作品,是长篇小说《大明湖》。1930年7月,老舍来到齐鲁大学后,正值济南“五三”惨案发生不久。他每次走到大街上,看见南门与西门上的炮眼,便自然而然地想起“五三”惨案来,于是开始调查这次惨案中所发生的“屠杀与恐怖的情形”。半年之后,老舍熟悉了济南的情况,也了解了“五三”惨案的大概,就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大明湖》了。

《大明湖》以“五三”惨案为背景,写的是发生在两家人之间的爱情故事:一家是男方。弟兄三个,老大和老二是双胞胎,长得很相似,而且极相爱;但性格上却迥然不同,观点上更是背道而驰。另一家是女方。母女两个,母亲由于生活所迫,跳了大明湖;女儿走投无路,也想跳湖自杀,结果被男方一家所搭救。后来,男方一家中的老大和老二同时爱上了这个姑娘,于是发生了一场爱情纠葛。最后,老大娶了她……不久,“五三”惨案发生了,老三被杀,剩下老大和老二,一个用脑,一个用心,领略着国破家亡的滋味。据老舍自述:“《大明湖》里实在包含着许多问题,在思想上似乎是有些进步。可是我并不满意这本作品,因为文字太老实。”又说:“在形式上,这本书有可取的地方。”²⁵

1931年暑假过后,《大明湖》完稿,老舍将此稿交给同住在齐鲁大学办公楼上的好友张维华先生看了一遍,便寄给了上海《小说月报》。《小说月报》已于第22卷刊出要目预告,拟从第23卷新年特大号开始连载,可惜底稿、纸型均被上海“一二八”战火所烧毁,结果永远也无法与读者见面了。

1932年暑假,老舍应上海《现代》杂志之约创

作长篇小说《猫城记》。²⁶这是一部寓言体的讽刺小说,写地球上的两个中国人到火山上去探险,不幸飞机坠毁,死去一个。剩下的一个得到了猫国人的信任,遍览了猫国各地,了解了猫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和教育诸方面,目睹了猫人的愚昧、落后、麻木、苟且偷安、互相残杀以及最后被“倭人”灭绝的情形。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老舍对国民党当局在军事与外交上的失败“愤恨而失望”²⁷,于是借猫城来影射古老而又落后的中国。但也有人批评老舍在讽刺时有些地方未能掌握好分寸,所以自出版以来一直存有争议。

1933年暑假,老舍在齐鲁大学开始创作另一部长篇小说《离婚》。²⁸小说通过一群在政府机关任职的小职员们悲欢离合的婚姻生活,批判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指出了打碎这种文化枷锁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离婚》出版后,赢得了读者的同声赞扬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老舍本人也不止一次地表示,说这是 he 最满意的作品之一。1946年老舍到美国讲学时,曾经亲自协助美籍华人郭镜秋女士将它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²⁹,以此来与伊文·金所翻译的篡改本相抗衡。³⁰

1934年3月23日,老舍应上海《论语》杂志之约开始写又一部长篇小说《牛天赐传》。³¹可是,一直到7月4日才完成了两万多字。原因是由于老舍在齐鲁大学任课太多,以至于“没有充足的工夫天天接着写”。结果,还是等学校6月底放了暑假之后才得以完成这部小说。³²小说的主人公原为弃婴,被老绝户牛老夫妇所收养,取“天官赐福之意”,故起名为牛天赐。开始,牛天赐过着阔少爷的生活;后来,却沦为一个卖水果的小贩。老舍所塑造的这个悲剧人物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的,他既是旧社会的产儿,也是旧社会的牺牲品。

老舍在齐鲁大学期间所创作的短篇小说,共计20多篇,其中部分小说收入短篇小说集《赶集》中。老舍在《序》中特别解释说:“这里的‘赶集’不是一四七或二五六到集上去卖两只鸡或买二斗米的意思,不是;这是说这本集子里的十几篇东西都是赶出来的。”³³

老舍在齐鲁大学期间所写的幽默诗文,共计40多篇,其中部分诗文收入《老舍幽默诗文集》中。³⁴像《新年醉话》《自传难写》《大发议论》等

篇章。

老舍在齐鲁大学任教期间,还编写过一本《文学概论讲义》³⁵,作为讲授《文学概论》课的通用教材。可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这本教材始终一无所知,直到1982年9月才被发现。这对我们研究老舍30年代的文艺思想来说,无疑是提供了最翔实的资料。

此外,老舍在齐鲁大学期间所写下的大量新诗、旧体诗、散文、论文以及译文等,过去从未结集,有些篇章直到近几年才被分别收入到各种集子中去。现在,我们可以在《老舍文集》(第1~16卷)³⁶、《老舍散文集》³⁷、《老舍新诗选》³⁸、《老舍旧体诗辑注》³⁹等集子中,找到老舍当年在齐鲁大学期间所创作的部分作品。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老舍在齐鲁大学期间所创作的大量作品中,有一部分是以济南为背景的。一提到老舍以济南为背景的作品,首先使我们想到的便是长篇小说《大明湖》,可惜这部作品永远也无法看到了。但庆幸的是,老舍将其中最重要的情节,改写成了中篇小说《月牙儿》⁴⁰。我们可以通过欣赏《月牙儿》来弥补无法阅读《大明湖》的遗憾。

在老舍所创作的短篇小说中,有几篇是明显地反映济南生活的。《爱的小鬼》⁴¹,故事发生在济南万紫巷附近。小说通过丈夫怀疑自己的妻子有外遇,结果闹出了一场小误会的描写,表达了如下题旨:“爱的笑语里时常有个小鬼,名字叫‘疑’”。《歪毛儿》⁴²,以济南山水沟为背景。小说展示了一出人生的悲剧:主人公“歪毛儿”本来是一个天真活泼、耿直倔强的好孩子,在“可恶”、“虚伪”的世人面前,他不肯“敷衍”度日,终于变成一个“瞎走乱撞”的怪人。小说通过“歪毛儿”的变化,揭示了旧社会的黑暗腐朽,指出在这个“阴惨的世界”里,“越是上等人越可恶”、“都是些虚伪的软蛋”。《上任》⁴³,写千佛山的土匪。小说写李司令采取“用黑面上的人拿黑面上的人”的办法,任用“当过排长,作过税卡委员”,与土匪“不断的打联络”、“只是‘没正式上过山’的尤老二做稽察长,来捉拿“反动分子”。由于反动分子都是尤老二的“朋友”,尤老二只好拿办公费给他们作路费逃走,甚至还帮助他们窝藏武器,其结果是不仅“拿不了匪,倒叫匪给拿了”……

老舍还写过一系列描写济南的散文,尤以两

组散文最为集中和突出:一组是前面所介绍的长篇小说《一些印象》,另一组散文是《济南通信》,分别独立成篇,一共九篇,连载于《华年》杂志。⁴⁴在这些散文中,老舍纵情讴歌了济南的三大名胜——千佛山、大明湖和趵突泉,以及齐鲁大学校园的绮丽美景,表达了对祖国山河诚挚而炽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在《趵突泉的欣赏》一文中,老舍写道:“在西门外的桥上,便看见一溪活水,清浅、鲜活,由南向北的流着。这就是由趵突泉流出来的。设若没有这泉,济南定会丢失了一半的美。”在《非正式的公园》一文中,老舍说:“齐鲁大学在济南的南关外,空气自然比城里的新鲜,这已得到成个公园的最要条件。花木多,又有了成个公园的资格。确是有许多人到那里玩,意思是拿它当作——非正式的公园。”

更为可贵的是,老舍对济南的描写,并没有单纯地停留在对自然风光的一味歌颂上,而是以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毫不隐晦地在大量篇章中暴露出济南这个美丽的省城越来越衰败的现象,启示人们反思、觉醒,这是十分难得可贵的。

三、老舍在齐鲁大学的社会活动

老舍首次在齐鲁大学执教的四年中,除去任教、编辑《齐大月刊》和坚持业余写作之外,还参加了一系列的社会活动。这些社会活动,有的是在校内,也有的是在校外。大到去外地讲演,小到为社会经济系服务部捐款2元⁴⁵,无所不有。

老舍在刚刚到达齐鲁大学任教不久,即兼任文学院1934级顾问。据《文学院1934级级史》云:“1930年9月1日,即本级成立之元日也。开班伊始,即聘舒舍予先生为顾问;舒君毕业师大(应为师范),游学欧美,才识宏远,品学清高,说言名论,在在启人心智,任职一年,嘉惠良多,同学少年,莫不感之敬之。”⁴⁶

有时候,文理学院院长林济青有事外出,老舍也曾暂代理过院务。据《林院长因公赴平事毕返校》云:“本校文理学院院长林济青先生于本月10日因公赴平,院务暂由舒舍予先生代理。至平数日,一切事务业已办理清楚,于本月15日平安归来云。”⁴⁷怪不得30年代上海一家杂志在介绍老舍在齐鲁大学所担任的职务时,曾说老舍为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虽然不太准确,但事出有因。

老舍在齐鲁大学任教期间,曾经在校内外进行过多次讲演,见之于报刊的主要有以下几次:

1. 1930年10月24日,应邀在济南青年会演讲,题为《文学的创造》。据《余博士、舒先生讲演忙》云:“本校社会学系主任余天庥博士,暨国学研究所文学系主任舒舍予先生,于近中连应各方面之约请,担任演讲,甚形忙碌。计余博士于近10日中在齐鲁大学国际友谊会暨医学院各演讲一次。舒先生于24日在青年会演讲一次,题为《文学的创造》;28日在第一中学讲演一次,题为《幽默》。闻二君之演讲,俱受听众欢迎云。”⁴⁸

2. 1930年10月28日,应邀在第一中学讲演,题为《幽默》。⁴⁹

3. 1930年11月4日,应邀在齐鲁大学医学院讲演,题为《中国小说》。据《谢博士与舒先生在医学院讲演》云:“本校理学院之谢疑远博士与文学院舒舍予先生近应医学院之邀请,先后在医学院讲演。10月30日,谢博士讲Osmotic Pressure And Colloidal Chemistry;本月4日,舒先生讲《中国小说》。两次讲演,俱极动人云。”⁵⁰

4. 1930年12月12日下午,应邀在济南北园乡村师范讲演,题为《师范生与国民性之改造》。据《舒先生与余博士先后去乡村师范讲演》云:“月之12日下午,舒舍予先生应北园乡村师范学校之约前去讲演《师范生与国民性之改造》;次日,余天庥博士亦应约去讲《乡村教育》。二君对于各本题极有研究,故讲起来津津有味,滔滔无穷,极受听众之欢迎云。”⁵¹

5. 1932年3月,应邀赴山东省德县52博文中学讲演三次。据《舒先生德县讲演》云:“月前,本校中国文学系教授舒舍予先生应德县博文中学之请前去讲演,二日之内讲演三次,在舒先生可谓不胜忙碌,然而在一般听众犹以舒先生之不克多留数日俾得常聆伟论引为憾事也。”⁵³

6. 1932年5月23日,应邀在省立第一中学讲演。据《舒舍予教授去第一中学讲演》云:“5月23日本校中国文学系教授舒舍予先生应省立第一中学之约前去讲演,题为《中国国民性之几种缺点》,历时40分钟,洋洋数千言,说理透辟,引证确凿,所举各种缺点极能发人猛醒,故一般听讲者自始至终均能全神贯注,侧耳细听云。”⁵⁴

7. 1934年2月24日,应齐鲁大学国文学会及文艺社之邀,在齐鲁大学化学楼333号讲演,题为《我的创作经验》。据《公开演讲》云:“本校国文学会及文艺社,于2月24日在化学楼333号,敦请

本校国学系教授舒舍予先生演讲,题目:《我的创作经验》。舒先生自发表《老张的哲学》震动文坛以后,数年之努力,至今已出版之著作七八种之多。其幽默之笔致,独创之风格,尤为读者所欢迎。今将其创作经验,现身说法,对听众演述,并将其个人著作,作一严格的自我评判,对于研究先生学问文章者,尤为获益不少云。”⁵⁵

至于老舍在齐鲁大学任教期间,在校内所参加的一些集体活动,也多次见之于报端。例如:

1. 1933年9月15日,出席齐鲁大学文学院国文学系师生联欢会。据《国学系师生联欢》云:“国学系于本月15日假物理楼435号开师生联欢会。……该系于开会之先特请同学中之善中国旧剧者刁瑞义君,及董云骥君,及善玩胡琴者李瑞生君,善弹三弦者朱宝琛君,四人合唱《别窑》一出。刁君瑞义临时因事他往,不克如愿,遂由董君一人独唱。该系教授舒舍予先生素善清唱之名,临时被同学推荐亦唱西皮两段,丝竹之音,与唱声相间,抑扬合节,清越悦耳,在座者莫不拍手称赞。”⁵⁶

2. 1933年9月16日,出席齐鲁大学文理两学院学生自治会所召开的欢迎新旧师生大会,朗诵自著作品《一天》,并担任笑林。据《文理两学院欢迎大会志盛》云:“本月16日,文理两学院学生自治会开欢迎新旧师生大会于校园之草地上。会场用翠柏扎成,大门一座上悬‘欢迎大会’四字;主席台用葵席彩绸搭成,上悬‘同乐大会’四字,盖示以入门欢迎,既入则彼此同乐之境焉。钟鸣七句,场周遍燃煤气灯,光明不啻白昼。路人行人如织,而新旧男女同学及来宾齐集焉。首由司仪星君兆钧报告鸣锣开会,一时全场静寂无哗;次末则游艺开始,由李瑞生君拉胡琴,董云骥、刁瑞义二君各唱拿手戏一二出以助兴;次由老舍先生担任笑林,并读《论语》第8期自作《一天》一文。老舍先生乃当代文坛滑稽之雄,其笔致之幽默,读者莫不交口称赞。今于此盛会下得见其幽默之态度,聆其幽默之谈吐,堪称双绝。”⁵⁷

3. 1930年前后,齐鲁大学文学研究会恢复活动,其成员多系文学院学生,老舍应邀常去指导。现存有老舍与文学研究会同人的合影。⁵⁸

4. 1930年至1932年间,老舍积极支持齐鲁大学学生们编辑和出版《齐大年刊》的活动,不仅向他们提供了数张工作和生活相片在该刊发表,而且还应约为《齐大年刊》撰写了《发刊词》。词云:

“人生最值得纪念的是‘大学生活’那一段，它是清醒的，意识的，自动的，努力向上的生活；而且是后半世生活的根基。这一段生活的回忆，最足以令人自尊自爱自励；它的纯洁甜美可以说是生命之河的出山泉水。在这里我们找到年刊的意义。”⁵⁹

老舍在齐鲁大学期间，还与宗教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例如，齐鲁大学神学院礼堂改建完毕举行献堂典礼时，老舍将该礼堂命名为“灵境”。据《献堂典礼盛志》云：“本学院近两年来，积极建设，不遗余力，上学期已修整学员寄宿舍。今更改建礼堂，以了数年来教职员之夙愿。……即于3月22日晚7时半举行献堂典礼，邀请济南各堂教牧，齐鲁大学行政巨公，及宗教团体代表，济济一堂，大有人满之患。而仪式隆重，气象庄严，咸具登临圣地之感。本祈祷室在神学楼上层711号，系公开性质，凡来参观及用以为个人之祈祷者，无任欢迎。舒舍予教授命名‘灵境’，其意亦至深长也矣！”⁶⁰

此外，齐鲁大学神学院有一家《鲁铎》杂志，老舍一直与这家杂志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不仅为其题写了刊名，而且还在该刊上发表了译文《客》。⁶¹

当然，老舍在齐鲁大学任教期间所参加的社会活动决不仅仅限于以上这些，但是，时至今日，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社会活动恐怕就很难再去考证了。

四、离开齐鲁大学和重返齐鲁大学

老舍首次在齐鲁大学执教整整四年之后，于1934年6月29日毅然辞去了教职。据老舍自述：“我在老早就想放弃教书匠的生活，到这一年我得到了辞职的机会。6月29日我下了决心，就不再管学校里的事。”⁶²又说：“在我从国外回到北平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去作职业写家的心意；经好友们的谆谆劝告，我才就了齐鲁大学的教职。在齐大辞职后，我跑到上海去，主要的目的是在看看有没有作职业写家的可能。那时候，正是‘一二八’以后，书业不景气，文艺刊物很少，沪上的朋友告诉我不要冒险。于是，我就接了山东大学的聘书。”⁶³

老舍赴青岛山东大学任教两年之后，又辞职在青岛专职写作一年。在民族危亡的形势下，老舍于1937年8月13日再次来到济南，应聘再度执教齐鲁大学，拟担任国文系的两门课。9月15日学校开学，可是学生到校者还不到一半。鉴于当时日益紧张的局势，学校很快也无法再继续坚持上课了。不久，学生们逐渐离校，教师也走了一半。偌

大的齐鲁大学校园，只剩下了寥寥几户人家，显得更加空旷寂静。

其间，老舍一方面给各家报刊写些短文，宣传抗战；另一方面阅读各种传记及小说，并摘录一些名人佳句来鞭策自己。同时，还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参加了中共山东省和济南市地下组织所发起和领导的一系列抗日救亡运动。对此，不少老同志在回忆文章中都有过记述。例如，老舍的好友沈旭先生在《高风亮节，耿耿丹心》中曾经这样说：

1937年“七七”事变后，老舍先生又回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我正好也到济南工作。我们在中共济南地下市委的领导下，筹备成立“山东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第一次会议是在大明湖附近的山东教育馆举行的。我们当时还搞了签名活动。在签名簿上签名的，除了有共产党人齐燕铭、武衡、孙席珍外，还有洪深和老舍。我们曾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举行过一次辩论会。老舍先生在这次会上发言，表明了他坚定的反帝爱国立场。他强调要团结，并且要真正的团结。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共同抗敌。⁶⁴

老舍的另一位好友方殷先生在《痛怀老舍》一文中也写道：

“山东省文化界抗敌协会筹备会”第一次开会时，老舍是第一个到场的。他谦虚地坐在会场的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在签到簿上签的名字是蝇头大的小字，字工整整极了，不像一些“大人物”那样张牙舞爪地大笔一挥，恨不得把自己的大名占满一张纸。⁶⁵

以上这些材料，对于我们了解老舍当时在齐鲁大学的活动足迹和思想状况自然是有着重要帮助的。然而不足之处是，它毕竟是当事人在若干年之后所撰写的回忆文章，而不是当时、当地报刊上所留下的原始文字记载。

十几年来，笔者曾为此奔波于全国的几十家图书馆，查找原始报道资料。

真是苍天不负苦心人！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笔者有幸查阅到了1937年11月1日济南《华北新闻》所刊登的一则消息，题为《文化界后援会昨开成立大会》，其中有关于老舍出席成立大会并致开会词的报道，云：

昨日下午1时，山东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假青年会小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出席文化

界人士百余人。首推选主席团。由舒舍予氏致开会词。勉以鼓掌之后。不要算完。要真正工作起来。词毕讨论会章及大会宣言……3时许选出各部负责人，即行散会。

尽管这则消息很短，内容也欠详细具体，但它毕竟是报道抗战初期老舍在济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1937年11月15日傍晚，国民党军队炸毁了济南冻口的黄河铁桥，老舍终于下定了出走的决心，从此告别了齐鲁大学，向当时抗战的中心——武汉奔去了。

综上所述，齐鲁大学在老舍的一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个人生活上来说，老舍是在齐鲁大学成的家，在齐鲁大学生儿育女，在齐鲁大学度过了他一生中更美好、最幸福的时光；从创作成果上来说，齐鲁大学时期是老舍一生中创作的黄金时代，他在齐鲁大学期间创作出了一系列的作品；从思想发展上来说，老舍的爱国主义思想在齐鲁大学期间比过去表现得更突出、更强烈，他对中国的国民性问题曾经作过深刻的探讨和批判。老舍本人曾经多次在文章中谈到过济南对他的深刻影响，他说：

从民国十九年七月到二十三年秋初，我整整的在济南住过四载，在那里，我有了第一个小孩，即起名为“济”。在那里，我交下不少的朋友：无论什么时候我从那里过，总有人笑脸的招呼我；无论我到何处去，那里总有人惦念着我。在那里，我写成了《大明湖》《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和收在《赶集》里的那十几个短篇。在那里，我努力的创作，快活的休息……四年虽短，但是一气住下来，于是事与事的联系，人与人的交往，快乐与悲苦的代换，更显明地在这一生里自成一段落，深深的印画在心中；时短情长，济南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⁶⁶

如今，老舍当年任教的齐鲁大学，早已更名为山东医科大学。老舍在齐鲁大学的故居，有的已经改建，有的毁于火患。但是，老舍在齐鲁大学任教的这段历史，将永远记载在山东医科大学的校史之中。

注：

上、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拟出版。

17 载 1930 年 10 月 10 日《齐大月刊》第 1

卷第 1 期。

张惠泉、傅为方等与笔者的谈话。

许炳离与笔者的谈话。

《齐大半月刊》，1929 年 9 月 15 日至 12 月 30 日出版。

《齐大季刊》，1932 年 12 月至 1937 年 6 月出版。

19 载 1931 年 10 月 10 日《齐大月刊》第 2 卷第 1 期。

10《我怎样写短篇小说》，载 1936 年 1 月 1 日《宇宙风》第 8 期。

11 载 1931 年 11 月 10 日《齐大月刊》第 2 卷第 2 期。

12 载 1931 年 12 月 10 日《齐大月刊》第 2 卷第 3 期。

13 载 1932 年 3 月 10 日《齐大月刊》第 2 卷第 6 期。

14 载 1932 年 1 月 10 日《齐大月刊》第 2 卷第 4 期。

15 载 1932 年 6 月《齐大月刊》第 2 卷第 8 期。

16 载 1930 年 10 月 10 日至 1931 年 6 月 10 日《齐大月刊》第 1 卷第 1、2、4、5、6、7、8 期。

18 载 1931 年 2 月 10 日《齐大月刊》第 1 卷第 4 期。

20 载 1931 年 12 月 10 日至 1932 年 3 月 10 日《齐大月刊》第 2 卷第 3 至 6 期。

21《写与读》，载 1945 年 7 月 5 日《文哨》第 1 卷第 2 期。

22《文学批评》前四章：《批评与批评者》（《文学批评》第 1 章），载 1932 年 4 月、6 月《齐大月刊》第 2 卷第 7、8 期；《文学与作家》（《文学批评》第 2 章），载 1932 年 12 月《齐大季刊》第 1 期；《文艺中理智的价值》（《文学批评》第 3 章），载 1933 年 6 月《齐大季刊》第 2 期；《文学中道德的价值》（《文学批评》第 4 章），载 1934 年 6 月《齐大月刊》第 4 期。

23 张维华与笔者的谈话。

24《齐大季刊 编辑委员会启事》，载 1932 年 10 月 11 日《齐大旬刊》第 3 卷第 5 期。

25《我怎样写 大明湖》，载 1935 年 11 月 16 日《宇宙风》第 5 期。

26 载 1932 年 8 月 1 日至 1933 年 4 月 1 日《现代》杂志第 1 卷第 4 期至第 2 卷第 6 期。

27 《我怎样写 猫城记》, 载 1935 年 12 月 1 日《宇宙风》第 6 期。

28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3 年 8 月单行本初版。

29 郭镜秋: 美籍华人, 作家、翻译家。

30 伊文·金:《骆驼祥子》《离婚》的英文翻译者。但他翻译的《离婚》严重地歪曲了原作的本意, 为此, 老舍在美国和他打了一场官司。

31 载 1934 年 9 月 16 日至 1935 年 10 月 16 日《论语》第 49 至 74 期。

32 62 《我怎样写 牛天锡传》, 载 1936 年 8 月 1 日《宇宙风》第 22 期。

33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4 年 9 月 20 日初版。

34 时代图书公司 1934 年 4 月初版。

35 齐鲁大学文学院约于 1930~ 1934 年印行。

36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 11 月至 199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37 舒济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4 年 5 月第 1 版。

38 曾广灿、吴怀斌编,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82 年 8 月第 1 版。

39 张桂兴辑注,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40 载 1935 年 4 月 1 日至 15 日《国闻周报》第 12 卷第 12 至 14 期。

41 载 1933 年 1 月 1 日《文艺月刊》第 3 卷第 7 期。

42 载 1933 年 10 月 1 日《文艺月刊》第 4 卷第 4 期。

43 载 1934 年 10 月 1 日《文学》第 3 卷第 4 号。

44 《更大一些的印象》(济南通信之一), 载 1932 年 5 月 7 日《华年》第 1 卷第 4 期;《济南的药集》(济南通信之二), 载 1932 年 6 月 11 日《华年》第 1 卷第 9 期;《非正式的公园》(济南通信之三), 载 1932 年 7 月 2 日《华年》第 1 卷第 12 期;《趵突泉的欣赏》(济南通信之四), 载 1932 年 8 月 6 日《华年》第 1 卷第 17 期;《耍猴》(济南通信之五),

载 1932 年 10 月 29 日《华年》第 1 卷第 29 期;《国庆与重阳的追忆》(济南通信之六), 载 1932 年 11 月 12 日《华年》第 1 卷第 31 期;《广智院》(济南通信之七), 载 1932 年 12 月 31 日《华年》第 1 卷第 38 期;《估衣》(济南通信之八), 载 1933 年 1 月 14 日《华年》第 2 卷第 2 期;《路与车》(济南通信之九), 载 1933 年 4 月 8 日《华年》第 2 卷第 14 期。

45 《社会经济系鸣谢》, 载 1933 年 12 月 25 日《齐大旬刊》第 4 卷第 12 期。

46 58 59 载《齐大年刊》(1931~ 1932), 齐鲁大学年刊社 1932 年 11 月印行。

47 载 1933 年 12 月 25 日《齐大旬刊》第 4 卷第 12 期。

48 49 载 1930 年 11 月 10 日《齐大月刊》第 1 卷第 2 期。

50 载 1930 年 11 月 10 日《齐大旬刊》第 1 卷第 6 期。

51 载 1930 年 12 月 20 日《齐大旬刊》第 1 卷第 10 期。

52 德县: 今山东省德州市。

53 载 1932 年 4 月 11 日《齐大旬刊》第 2 卷第 20 期。

54 载 1932 年 6 月 1 日《齐大旬刊》第 2 卷第 25 期。

55 载 1934 年 3 月 15 日《齐大旬刊》第 4 卷第 18 期。

56 57 载 1933 年 9 月 25 日《齐大旬刊》第 4 卷第 3 期。

60 61 载 1931 年 5 月《鲁铎》第 3 卷第 2 期。

63 老舍:《我怎样写 骆驼祥子》, 载 1945 年 7 月《青年知识》第 1 卷第 2 期。

64 载《老舍研究论文集》,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第 1 版。

65 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 年第 1 期。

66 《吊济南》, 载 1938 年 1 月 4 日《大时代》第 3 号。

(责任编辑: 牟 进)